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征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佘士榮

東征集卷四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論臺鎮不可移澎書

臘月望後三日連接憲翰五函及馬守備安遊擊口述鈞諭俱令某暫駐臺灣不可遽爾班師竊惟此時臺中大定著鎮黄總兵足資彈壓以某越俎久淹自顧亦覺無謂况建議已令臺鎮移澎易來副將是一總兵處此

尚嫌其多而某又為蛇足獨留不去竟似貪戀雞肋殊堪羞慚裁營減兵之說臺人聞知頗有囂囂偶語者某告以部議未足為定必待督撫提臣遵依具奏方可施行兹承憲檄減兵及裁回將弁名數某尚秘不宣露望早晚或有變更若果臺鎮移澎則海疆危若累卵憲臺亦欲確遵部議耶部臣不識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夏澎湖未失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

區為可控制全臺乃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勝不足為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待戰自斃矣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大于福建一省論理尚當添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而反減又欲調離其師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相去咫尺

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叅將止去副將一階豈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莫靈貽悞封疆誰任其咎以郭子儀九節度之師而不立元帥統攝尚且師徒潰散況今日耶澎湖至臺雖不過二三百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天時不清颱颶連綿浹旬累月莫能飛渡臺中百凡機宜鞭長不及以澎湖總兵控制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今在廷臣工莫有敢出一言為

皇上東南半壁封疆之計何異欲棄臺灣乎臺灣一去則泉漳先為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患某庸愚無識以為此土萬萬不可委去特恨位卑人微處不可言之地想憲臺與中丞呂公提軍姚公必有一番議論為社稷蒼生回天指日或會疏入

告或密揩婉商造萬世無疆之福非某所敢饒舌也若遵部議而行必悞封疆彼時九卿豈肯平分其咎某杷

人妄憂中心如焚非特為桑梓身家之慮惟望恕其狂瞽且賜明示解惑焉

覆將弁矜功觖望書

伏承憲檄以提標前營遊擊林秀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及千總胡廣等三人並怙功自矜心懷觖望每有不平之色時出怨誹之言令某當衆嚴加申飭此自憲臺教誨盛心激勵裁抑以玉於成遵即傳集將弁宣布飭檄俾皆退然自歛無再伐善施勞致干咎戾惟是三人

情性不同謙肆各别有宜畧加優容不必一槩督責者
林秀觖望所不能免但彼在軍頗為出力即如大穆降
追賊將弁有未勇往者秀遽以軍令驅之且申文請斬
遊擊齊元輔以肅軍紀則其目中不有同列也久矣後
見南北二路条將員缺俱畀他人不能無怨誹不平之
氣然此
國家驍將也其舉動雖不循規矩而膽畧可嘉有事疆
場不惜軀命似當于驪黄牝牡之外别立一格待之如

馭惡馬不可使之踶齧又當勿吝每食盡穀一石以稱其量此日誡諭裁抑使彼降心下氣如背負芒倘遇副叅員缺不妨破格題遷俾喜過望恩威並濟未有不愧感交集者也林亮平臺先登論功第一固人人而知之不待其自矜表白但某所敬亮者尤在保守澎湖為功之大當朱一貴作亂之初臺灣報陷澎協將弁議棄澎湖各遣家屬登舟亮以一末弁排衆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圉不特義勇冠三軍其于臣節亦皎然星日矣鹿耳

先登安平先登西港先登未嘗自鳴得意至于入府之日諸將或貪小利封人舖屋獨亮部伍肅然不動民間一草一木今臺平已經逾載諸將紛紛遷轉副叅遊都纍纍若若獨亮依然守備在厰督修戰船盡心竭力如治家私無一毫怨誹不平之氣庶幾當于古賢將中求之區區遊擊一官尚兩載不可得所當亟懇憲臺計功錄用以服軍前將士之心者也胡廣雖千總末弁然鹿耳門奮勇奪險實從林亮先登乘勝攻克安平大戰鯤

身收復府治勞績顯著加以人材魁偉氣度亦異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稱其才况令久屈末弁至今弗獲寸進不平怨誹亦屬常情惟在憲臺急加擢用將感激圖報之弗遑而亦何觖望之有總之三人雖有純疵之分俱皆

國家良將林亮林秀英勇無敵胡廣技能亦屬出衆而亮更有巧思製造魯公車子母礮不推自行戰船精妙弗可思議又加之以賢德洵卓卓不可及也三人所就

俱不可量風聞之語亦難盡信惟執事稍加優容焉

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

舊兵收回効力已經半載有餘搜捕操防並無失伍忽承憲檄以二千餘名糜餉不貲且其昔日在臺皆失封疆之士不能効死靦為賊民宜一切革去名糧遞回內地見今冬餉即為停止某竊思之此輩從前失地損威辱

國罪不勝誅業蒙憲恩寬大檄令于王師進討之時奔

投大軍歸正効力是以前後收伍有此二千餘人自閏六月領給糧餉至今隨征南北入山搜捕奮勇前驅已忘其為前此失守之士矣今追論前過在彼自無可辭但以從前憲檄為欺已于心亦微不服賊䶊跳梁全臺俱陷文武員弁紛紛竄逸遊擊周應龍張彦賢等四五十員或逃或匿從賊失節俱甘䩄然軍前効力未聞市曹之上正法一人獨責舊兵以不能効死恐彼將嘵嘵有詞也昔日勿為收伍彼自垂頭去矣收伍之後依然

官兵月給餉糧養家贍口今一旦盡爲革除失其生計仰事俯育將何所資怨望積于中飢寒迫于外欲保其不爲盜賊蓋戛戛乎難之頃奉部檄總兵官移駐澎湖裁去臺灣水陸兩中營減兵二千士庶囂囂懼亂復作一二無賴布散流言正在安戢釋疑焦心勞思之不暇豈容復益以二千餘名之舊兵革糧怨憤攘臂一呼無賴子弟皆起而爲盜賊非綏靖邊疆之道也某幸荷知已言聽計從事關

國家不敢因循召變謹封還憲檄乞執事再為熟思可否念其還伍已久効力半載仍聽在營操防出自格外引恩倘萬不得已欲去其籍亦須姑遲一兩月檄令內地各營班兵來臺換回彼在此間則有二千餘人及其換回內地分散八府一州每營不過二三十人然後徐飛一紙裁革名粮此在執事掌握中耳何必張皇急遽驚動海疆之聽聞乎勿謂蚩蚩其勢可畏束縛窮蹙禍起目前不知執事以為何如也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

伏承憲檄以征臺壯丁千餘人不在經制兵額之內月縻糧餉無處開銷今地方事定可即停止月糧諭令回籍務農無許留滯臺灣或致生事竊思此曹召募之初原許給與名糧造入兵籍俾出死力以建功名上功題薦特用中功輪補把總餘皆編為經制如例拔擢隊目是以壯丁感激奮勇前驅凡有戰陣所向無敵今地方事定正論功行賞之秋酌酒相慶顒望功加部劄者不

知凡幾一旦停止月糧令回農畝將無視為空中霹靂可驚可愕之事乎滿腔熱血所望功名捐軀命冒鋒鏑膏塗原野而弗顧豈其志在一兵奈何併一兵而革之怨憤之氣上干天和嗟嘆之聲心傷行路如之何其可也小人無知嘵嘵有詞謂事急欺我以出征事平束我于高閣昔許我官今吝我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鳥盡弓藏復見今日某惟有啞然憮然實不知將何以對之君子不可失信于民況煌煌憲諭墨瀋未乾豈可遽自

食言授小輩以口實灰軍前將士之心塞將來得人死力之路竊謂執事當必不然耳海外反側之地人衆至千不可不為提防使千餘人俛首遵命寛舟配載亦已駭人耳目萬一掉臂弗依勢難中止懾以兵威遂成變亂此曹昔在内地原皆亡命之徒所以招致軍前實為潛消伏莽非僅欲得其死力出征以來一人當十十人當百倘令激變皆為勁敵豈能以一鼓盡殲之哉某謂此千餘人萬不可棄棄此强兵實為可惜況負失信之

名自處艱難之地似不如仍留在伍汰內地各營老弱以補之為

國家儲有用之精卒為營伍收得人之實效一舉數美望執事勿吝轉圜焉情詞急迫唐突尊威伏惟收回原檄俯賜中止恕罪恕罪

請班師書

臺灣已經大定軍士久役思歸班師之期再不容緩臘月十四日守備葉應龍到臺詢知粵省姚提軍改調厦

門不勝手額既有金門黄總兵署理臺鎮足資彈壓新

提軍又慶得人東南半壁於磐石矣此時山㨾廓清南路

阿猴林北路大武壠中路羅漢門等處所有窟穴俱已

搜尋焚山烈澤寮棚燬盡匪類逃散湮滅無蹤雖王忠

劉富生二人未獲亦已狼狽顛連無地逃生旦暮就縛

此後或有妄報訛言執事亦不必聽之矣此間莠民固

多而捕風生事獻諛要功之輩更復不少一紙入報雷

厲霆飛非賊而加以賊名無故移人之村落驚疑四起

家家自危此召亂之道也某在此間尚不自量恃蒙執事之愛每封還憲檄為民請命皆荷仁恩寛大終賜曲從是以地方諸凡相安不覺若某行後誰復肯專擅任過以攖大憲之逆鱗依文行文或至擾動不可收拾敢期執事將前後密差在臺採訪弁員悉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臺道府縣是問彼職司民社擔負在肩治亂安危事關切已未必皆視隅膜不如差弁之盡心且平日讀書明理閱歴世務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聰

明某不學無術竊謂鷹犬止可以獵狐兎不宜他有所用勿論此輩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實即使矢念不欺難保其不為人欺惟執事加之意焉新提軍歲內可至某當躬趨赴厦交代兵符不便久留臺中致滋物議請飭在厦舳艫星速來臺配載班師曷勝望切

覆軍前將弁可當大任書

曩承容札從征將弁可當提鎮之任者令具甄别高下臚列薦知不勝惶悚夫人非久于相聚安敢遽定其生

平况功名有數原不必盡皆稱量朝編卒伍暮擁節旄李廣難封馮唐易老誰雌誰雄亦似難以一言斷也况某淺陋粗踈素未有知人之明偏見測度恐未必中但以憲諭諄諄不得不據臆妄談惟執事權衡斟酌焉水師提標前營遊擊林秀南澳鎮左營守備吕瑞麟皆剛愎傲上有好大飛揚之氣然胆畧並優勇敢出羣實國家之驍將也秀矜誇瑞麟沈鷙秀不拘細謹瑞麟凜于操持弗擁節旄二人俱弗肯已但瑞麟似較遠大耳

閩安協左營遊擊朱文小心謹慎雖剛毅不足可當一面藩籬之寄汀州鎮左營遊擊王紹緒整飭營伍有輕裘緩帶之風福寧鎮右營遊擊郭祺老成練達海壇鎮左營遊擊謝希賢簡易果敢雖不無鹵莽之處要自瑕不掩瑜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曉暢軍務金門鎮右營遊擊薄有成質直嚴肅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壯猷嚴厚漳浦營守備蘇明良謙和謹飭烽火營守備蔡勇雄偉樸實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剛勁端嚴諸入氣

度似與偏裨稍别皆太平之良帥也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平臺首功且有抗守澎湖之大節人品將畧在軍前諸將以上提鎮之任靡所不宜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係同胞兄弟皆奇諳水性能頂盔束甲游海面又能赤身入海底潛行一二百里如安平鎮至臺灣府水程五十里大猷天錫入海中潛行頃刻即至同安營守備葉應龍銅筋鐵骨刀棍不能傷以石擊其頭石反碎三人皆奇傑卓犖非尋常將

弁可比畀以封疆誰曰過分但魏天錫已病恐不及待
節鉞耳千總董方胡廣李郡林君卿皆將帥才董方好
大矜功恐未免為人所嫉胡廣勇鋭英發李郡厚重精
明殊不可量林君卿果敢質實罔憚勤勞四人皆志切
上進不願以偏裨自擬雖見居下弁勃勃有封疆之氣
未可以名位微末少之其餘諸將所見未真不敢强解
大抵英才尚多昂昂千里嗲嗲志氣自以為武苴頗牧
欲取斗大纍肘後固人人如一轍也或才雖庸而福則

厚器不足而遇有餘天下事非可以意見測度亦在用之而已用然後知長短惟執事權衡斟酌焉不揣冒昧憑臆臚列執事秘勿示人免衆人怨謗口舌則幸甚

請寛楊姓株連書

伏讀憲檄林亨等一案飭捕南北餘孽及調遣水師兵丁策應具見去疾務盡苦衷但中間有于溝尾楊地方督責楊姓窩藏叛逆着落究出楊來將楊族俱遷內地原籍安置等語則職等竊有欲叅末議者溝尾楊非他

即溝尾庄楊旭等一族是也楊旭楊石楊雄聚族倡義
誘擒賊首朱一貴翁飛虎張阿三王玉全等方蒙賞賚
又欲擢用數人補授弁職此族豈肯復萌異志窩頓楊
來設使楊來未死亦必在內山深處彼平居作賊害人
況云等首藁街豈敢復出優游里社此等奇貨誰能忘
情欲洩忿者已多欲獻功者亦復不少而溝尾庄去諸
羅邑治二十里當孔道之衝楊來毋妹尚不敢安其居
逃匿他所正月中旬正遍處緝拿楊來毋妹之日而謂

來安坐家中與陳法相見招集為匪莫過而問有是理乎賊口鴟簧此類甚多雖不敢不信為真以密為訪緝亦不可遽信為真以輕滋擾累從來亂賊激影皆用此計必誣指良民飛殃煽禍使黑白混淆無地逃生今日風傳欲拿某處明日風傳欲勦某村人心惶惑厭畏官府因有鋌而走險墜其奸謀此之不可不慮也溝尾庄楊姓數百人聚居已久室家婦子相安耕鑿今以莫須有之楊來之故遂令闔族遷徙棄而田疇舍而廬舍是

無罪有功之民流離失所于堯天舜日之下作賊亦死不作賊亦死鳥窮則搏獸窮則鬬勢必臨以兵威將此數百人盡行誅滅而後可已竊恐誅滅此庄他庄又懼誅滅以訛傳訛將安所届刻下三林竹仔脚兩案大盗未能悉數擒獲埔姜林水沙連大湖臺灣山後諸說正在傳疑未能徹底廓清鎮静密訪則以次就縛如捕雞豚發擿過急則驚疑四起必生他變職等受恩深厚不敢不竭狂瞽之言惟祈垂諒採納以安全臺人心裨益

非淺鮮耳職雖庸駑然於地方之事日夜廢寢忘餐並無寧刻深山窮谷開闢以來人跡不到之地尚欲以番通番深入搜求冀得擒獲逸賊淨盡根株况在郊關之内通衢大道之中苟真有窩匿楊來及王忠等類之處斷無敢掩耳閉目聽其安然自在致費憲心遠慮之理伏惟察照俯賜中止地方幸甚

論哨船兵丁換班書

臺澎水師換班之兵自當悉數遣發不使私留一人

諭旨當遵憲令亦不敢違也但哨船中舵繚斗椗各兵則有不可更易者蓋闔船性命關係數人之手而臺澎洋面橫截兩重潮流迅急島澚叢雜暗礁淺沙處處險惡與內地迥然不同非二十分熟悉諳練夫寧易以駕駛哉內地所來換班之兵雖曉水務畢竟礁脈生疎不可倚賴而習熟可賴之舵工水手則內地水師各營俱欲留以自用誰肯舍已讓人縱令換班于遠勢必以疎劣嘗試茍且塞責以

朝廷戰艦官兵供斯人美錦學製之具希圖僥倖于萬一蓋亦危矣幸得苟安無事以庶幾港道漸熟瞬息三年瓜期又至終不能長有此人不幸而中流風烈操縱失宜頃刻之間不在浙之東廣之南則扶桑天外一往不可復返即使收入臺港礁線相迎不知趨避衝磕一聲奮飛無翼以

朝廷戰艦官兵斷送于換班舵繚之手是良法美意適以傾人性命斯亦

當宁所惻然傷心不忍聽聞者也夫事有經權法有通變與其悔之於後何如慎之於初執事經濟宏深忠誠為國不識尚有轉圜之機可於此中畧為籌畫否上則繕疏入

告次則設法酌留依阿隱忍坐觀其敗諒高明必不出此惟執事留意焉

覆呂撫軍論生番書

望後二日接讀教言惓惓地方心焉識之臺中奸宄變

幻百出雖厚集儼臨尚恐不足鎮壓邪心若移鎮澎島往來巡視謂可安靖地方則仰賴

聖天子威靈士民福命外此全無可恃之處也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惟有于出没要隘必經之逕遊巡設伏大張砲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于地廣人稀不闢不聚之故非因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木叢茂荆

榛蕪穢可以藏身遇田園平埔則縮首而返不敢走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衆衆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與民人墾畒採樵生釁全無干涉亦無熟番仇殺推諉生番之事某已准提軍咨移特遣前營林遊擊帶兵百人前往會同營縣設法防閑或可稍為斂戢究未有長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焉害將自息久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為戶口貢賦之

區矣但畫界避番之議方起此說且存而勿論可也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

臺疆遼闊已極臺民不馴特甚皆內地作奸犯科逋逃萃止豺心鼠性隨處欲張邇者北路地方竊刼頻聞涓涓之勢漸不可長苦防汛照管不周真有顧此遺彼之患兼班兵自遠新來良匪情形路徑要害皆生疎弗能熟悉延建汀邵福興福寧兵丁音語不同不能細偵密訪如枘鑿方員之不相入即有二千協防尚不足供措

置況又有掣回之憂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論移鎮澎湖必致覆餗即駐臺亦難高枕而卧也某夙夜兢兢惟恐有辜

朝廷付託之重負知已培植之恩實切悚惶所望二三賢能文職振奮精神以實心行保甲之實政家家户户自為清華使盜賊無自而生聯絡聲援守望相助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使盜賊無托足之地雖不設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久已視為具

文虛應故事莫肯實心料理而署事各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諉後人之意真末如之何也團練鄉兵亦是靖盜一法憲臺以其亂後強悍成性欲仁漸義摩納之禮讓之中誠為移風易俗要道但今盜賊衆多不可不先為剔刮鄙人愚見以為作賊可以欺官不可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鄉里莫若因其勢而防範之就各縣各鄉僉舉一幹練勤謹有身家顧惜廉恥之人使為鄉長就其所轄數鄉家喻戶曉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遊兵以

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力擒獲又設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緝捕不力救護不齊等弊大鄉總稽察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而衆志成城不啻有鄉兵之實今擬臺灣中路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設鄉長八名每縣各立大鄉總一名統轄之北路諸羅設鄉長十二名立大鄉總二名分轄之每鄉長一名

准給養遊兵四名大鄉總一名給外委千把總銜劄以榮其身准養遊兵十名其遊兵名糧每月銀一兩米三斗就官庄内支給以為贍養之資計三縣遊兵一百四十四名每月支銀一百四十四兩米四十三石二斗三縣鄉長共二十六名大鄉總四名應給養廉多少憲臺酌量定奪伊等工食既皆仰給于官則與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約束調遣無敢不從凡地方有竊刼盜賊就各鄉長跟要限期緝獲解官究處初限不獲拘遊兵比責

再限不獲鄉長罰月糧工食戴罪圖功三限不獲拘鄉長正身重懲大鄉總記大過一次凡盜賊不能緝獲至三次者鄉長責革大鄉總追銷外委職牌以示懲勸雖月糧似覺傷重但為地方之利自不得顧惜小費欲行節省則每名每月銀七錢五錢亦可米三斗不易也無月糧則彼將生事擾民以為食非徒無益為害更大且天下亦無枵腹而為人辦事之理必有資其養廉方可責以清操大鄉總能幹練辦公勤謹三年無過犯有綏

靖地方實蹟量行擢用以示鼓勵某庸陋無知總為地方念切

廷議既不肯添兵不得已而思以人治人之道任用得人便可不勞而理不知憲臺以為何如也

請權行團練書

凡事有經有權似當隨時變通難膠一定曩讀憲檄安輯地方事宜有團練鄉勇在臺地萬不可行宜興保甲之法以鄉約義學柔和其心性此誠移風易俗要道某

拳拳服膺日勸文職實力作興之矣但臺民錮蔽已深犯亂成習一時未能悉化每有亡命之徒時作死灰復燃之想逋逃者林亨李咸陳法等倡亂于南顔烟招誘山際餘孽鼔煽于北雖經次第就擒奸謀潰敗搜捕山窩掃清逋藪不意三林地方復有焚汎奪舟之變隨遣舟師出洋多方追緝復發陸兵前往三林協防以壯聲勢乃初九夜竹仔脚地方復有賊殺塘兵之事據守備劉錫報稱風聞奸匪百人旗幟甚多又諸羅令稟揩稱賊

夥在八漿溪小溪洲拜旗而行搶殺塘汛某一面調遣官兵圍搜堵截勦捕一面差人密訪則竹仔脚塘人烟聚集左右共數百家去歲杜君英過此尚須向民假道決非小賊所敢輕造之區而汛塘左右店舖布疋貨物並無搶奪一件亦無戕傷一人獨殺兵丁可疑殊甚旗幟多人之說止據本庄如此傳聞詢之他社皆云未見此可知賊不在遠也果有聚衆拜旗搶殺塘汛則放肆披猖非同小可此等作何聚集從何而來鄉民豈無知

覺並不先事首報及戕塘兵亦無庄鄰救護即曰黄夜衆寡不敵獨不可尾追蹤跡窺伺去處以報官兵擒捕此可知人心渙散之故也夫作賊難欺鄉里況嘯聚殺人是何等事所以不敢首報不敢救護者皆畏獲戾盜賊暮夜尋仇或如塘兵見殺或以茅舍供賊人之一炬是以坐視恣行莫懷守望相助之心未經約束團練勢孤心怯之故也臺地二千餘里即如去歲憲議添設營汛尚屬地廣兵單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乃兵不增而

反減營不增而反裁較之未亂之先單弱更甚可不為寒心乎今郡治雖有協防兵二千人足供調遣然計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去四百有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近者遊擊林秀都司閆威署把總林時葉張天寶陳雲奇先後帶兵協防北路又分去六百有奇在郡所存防兵及裁營候補之衆不過千人經制各營又多分守汛地存營無幾府治關係重大未可遂云兵力有餘也某不敏以為當今之時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社

以補兵防之所不周家家戶戶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
盜賊無容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
星星之火或致燎原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時添兵不
可增營不可坐觀其敝後悔何及鄙人不識時務權為
擅專會商道府檄縣暫行聯絡鄉壯之法以固人心早
晚逸賊盡獲地方大定即為撤去仍行鄉約化導設義
學以教誨之不知憲臺以為何如重洋遠隔請示維艱
總為奠安疆圉起見許我罪我均罔敢辭

東征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征集卷五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料三林逸賊逃歸内地請移廣省擒捕書

内山餘孽從三林港焚汛奪舟逸入於海此異事也搜捕迫蹙無地自容鋌鹿險以偷生亦勢所必至耳經遣水師弁兵飛駕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無蹤跡兹聞其逃入内地在青水溝刦坐商船至銅山洋面又奪坐

小漁舟舍商船去此賊將散夥返家不久處波濤矣銅洋換舟賊不在遠其歸宿必於潮界大抵樟林東隴鴻溝澄海之間棄舟登岸決然而無疑者羣賊既為潮人當於潮州捕之彼以為幸脫網羅不自知其已入鼎鑊也其黨雖多為三林汛兵殺死之外不過五六十人負傷半焉有頭傷面傷或手足胸膛創痛危急豈能數日全愈又從朱一貴叛逆時皆割截髮辮今豈能驟長就此求之靡不獲矣獲一賊則嚴刑夾訊供招餘黨所在

逐家擒縛無論五六十人即千百不失一也敢請移檄廣東督撫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各鄉社查緝不旬日間便可悉數擒獲仍差千把總一員赴潮擢提沿途州縣營汛多撥兵役防護至閩梟示藁街使民知國法萬不可逃即天外奔逸重重大海得脫還家尚有平空蹤跡飛縛之卧榻之内亦足見盜賊不可為而犯亂終膏斧鑕不若守分安業者之寬然宇宙也則革面革心悔悟自新之念可以油然生矣愚人千慮或有一得幸勿

謂迂請嘗試之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下加冬半線添設守備之議既皆不果則北路空虛極矣以八九百里險阻曠遠民番盜賊雜處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九百之兵可恃以久安長治乎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豈可併守備不設乎閒居無事尚且宜議綢繆況今既已亡羊猶不思補牢乎廟廊碩畫非鄙人之所窺測也下加冬署守備李郡

半線署守備林君卿俱皆可用之才今二汛守備既已
不設無令其終于千總之理李郡入臺頗著勞績其志
在安靖地方追奔逐北搜山緝捕殫心竭力不避險艱
且其氣局宏遠非諸將弁可及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
展其所長區區守備一官遂限于命若此耶林君卿以
俸滿千總到省請咨赴部一聞臺警即願軍前効力志
已可嘉大軍征勦北路君卿率外委丁壯人等前驅清
道殺敗賊衆奪賊牛車人馬砲械實為出力防守半線

地方清寧向使君卿俸滿赴部匆事軍前已官守備久矣因兹征臺反滯工進是為國忘軀之士反不如縮頸蝤蛭安坐以遷轉其官非執事所以鼓舞羣材得人死力之道也見今臺鎮水陸各營並無守備員缺可否將李郡林君卿二員即于內地題補或就臺員更換在執事一轉移間耳存公道協人心為地方收得人之效一舉三美某實深有厚望焉減兵移鎮撤去兩中營之撤民間甚為駭然聞姚提軍已經入告不勝手額萬一廷

議未允尚祈執事勿吝封章為民請命望切望切

論蘇榮書

把總蘇榮雖老壯士也大軍進攻鹿耳門榮以小舟從林亮董方之後賈勇殺入某所親見提軍以其違令擅進故為裁抑此自軍紀當然蘇榮嘐嘐怨誹以為嫉能蔽功過矣將令當遵一步不可踰越所以使人赴湯蹈火無敢弗從提軍派定先鋒榮不在列一旦見敵死生弗顧鼓棹爭先是違將軍之令也律以擅進之咎榮安

所辭然觀過知仁聖有明訓使榮他事干紀自應迅伏
其辜臨陣見敵似當別論
國家深仁厚澤臺灣安享樂利四十餘年朱一貴無因
叛逆與
國為仇凡有人心罔不切齒爭欲先啖其肉豈容優游
瞻顧稍緩須臾蘇榮忠憤所激不知其他自以出兵已
奉將令便可橫戈直前無袖手旁觀之理矍鑠哉是翁
較之聞鼓鼙而縮頸者其賢遠矣榮過甚小情亦可原

止宜裁抑一時不可棄置終身使人人畏威遠罪臨敵以將令為推諉非所以勸先登之士也榮年六十餘膂力尚壯使處偏裨之任自足効其所長今併一千總而不得則棄置將終其身矣隙駒已邁來日無多豈堪為此蹉跎哉提軍養重制府憐才可以並行不悖撥雲霧而見青天深於執事有厚望焉某白

論諸弁書

伏讀憲札謂某所薦千總李郡胡廣林君卿三人李郡

既已知之胡廣矜功使氣林君卿縱兵賭博二弁尚待斟酌軍前千把總可用者再舉數弁備擢可也執事為地方掄才至詳至慎自必有所風聞但功而矜則衆所忌胡廣果有矜功同列無不知之諸將弁未言及者武人氣盛在所不免然未嘗與人鬭爭未嘗虐待士卒及悻悻不平之意見於顏面則使氣之說似亦未可信也林君卿小心謹慎營伍頗飭北路距府未遠捜山殄孽將士雲屯訪事差弁往來絡繹一舉一動某亦無不知

之果有縱兵賭博當在叅劾之科豈有反為推薦之理大抵世情險薄妬嫉者多鬼蜮含沙何處蔑有惟大君子不為所動自不待禁而見睍曰消耳南澳鎮左營千總陳瑞樸實勤謹老成練達臺鎮右營千總倪鴻範才具優長營務熟諳使居偏裨之任二弁皆綽乎有餘臺鎮左營把總林三（今改姓名楊啓忠）人材出衆膽畧亦優出兵搜捕不遺餘力臺鎮右營把總何期有外拙訥而內明晰果敢勤慎志操向上二弁再加歷練未能定其所至

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惟在用之而已璞有玉而沙有金亦必待琢之淘之而後人知其金與玉也諸弁皆待良工以成器則胡廣林君卿終未可以沙石棄之

論周彩書

連江營把總周彩勤謹歷練去夏隨師征臺著有勞績秋冬撥防岡山正值南路癘疫盛行之際各營征兵多畏死憚行幾干軍紀獨彩毅然前驅為士卒倡深可嘉

也繼擢補岡山千總以家貧累重辭情願仍居把總勞苦趨公每從都司閆威于南北二路搜捕山谷不避險艱乃實在出力之員凡事向前無少推托者也今地方事定令其班師回營倘內地有千總員缺可以超拔之處伏祈勿吝優擢示鼓勵焉某庸劣下材謬膺海外重寄所賴行間將士協心宣力共效愚忠方得疆圉寧謐而各處出力弁兵惟搜山為最苦風餐露宿雨浸炎蒸所歷之地又皆層崖密箐鳥道羊腸登高則攀藤如懸

于壁下險則滚落如墜于淵今年三四五月北方冞入其阻兵丁或迷失道或跌入坑澗蟲蛇螞蟥吮嘬至死言之可為痛心某恨無厚賞酬庸不得人人而加之官爵乃至裁缺候補弁目於營制幸復之後亦不能使沾實職少報其出生入死之勞真覺面慙耳熱赧赧然不欲與吏士相見也今各營弁缺安頓已定無用多言尚冀留心内地將臺中奉裁候補現在軍前勞勩之弁陸續補還以慰衆望某非有所私不過欲使長征士卒共

服憲臺公道耳請先優擢周彩以為之標可也

論蔡奕陳祥送考軍前弁缺書

蔡奕陳祥南澳目兵也某由南澳鎮總統大軍克復臺灣奕與祥隨征出力乃給外委把總累加至守備職銜是軍前用命勞績顯著者也奕在軍最為勤謹日夜巡防無一刻之暇祥從某在温州屢次䠥船擒獲洋盜孫森等輩今又撫杜君英擒韓淵雖狀貌不偉而才畧可用並經先後備形薦牘言之詳矣春間以澳標把總黄

喜軍前病故員缺特將蔡奕陳祥申送考驗拔一頂補以領澎兵之征臺者于三月內遠涉重洋奔馳至省則提軍以某咨文為不可用駁令千里往澎另懇署鎮文書遂使二人流離落魄空勞往返跋涉數千里匍匐而之南澎延今已五越月矣澎中遊守拘牽陋例弗肯備文申鎮不知鎮文何時到厦又不知厦咨何時到憲陳蔡功名終屬子虛所以灰軍前將士之心墮豪傑立功之志非淺尠也夫以南澎征臺目兵補南澎征臺把總

已無可議況以軍前病故之缺補軍前用命之人有何不合條例之處且征兵係某總統二千協防之兵又復付某鈐轄有犯軍紀則操三尺以繩其後今以送考弁目細故尚薄其文書為不足憑則某既不得預爵人賞人之舉有何面目欲以刑人殺人彈壓地方是軍前事事俱必受權于內地原營自今以後凡有干犯軍紀應移內地懲究某不得過而問矣提軍儒雅名帥素曉將兵未必膠固至此大抵書吏不遂顧欲所為某一人薄

面無足重輕但恐呼應不靈有悞地方大事不得不縷述於執事之前惟望稍為主持以鼓舞而作興之使軍士有所觀感奮勵立功則高厚深仁邊陲共戴不獨身受者銘勒心腑也今西藏用兵軍前抜補弁目果有遙聽內地原營作主務必匍匐數千里來換文書則某其何說之辭

論臺中時事書

臺中時事有大可慮者三米貴兵單各官窮蹙政務懈

散而又將有移鎮澎湖之舉是合之而四矣近日斗米賣錢三百某不自度量移檄道府借動倉穀三萬石減價平糶當事者難之某以民心皇皇不可遲緩倘上臺督責則某一人獨償於是道府發奮共肩其任已經舉行民情稍慰併檄諸羅令開倉勸庄户出陳易新嚴禁囤積及商船透越諸弊北路訛言未息諸羅營縣請兵協防隨遣把總林時葉陳雲奇張天寶領兵三百於是月初三日協防去矣北路地方千里深山曠野處處賊

窠即再添設一營尚苦鞭長不及今一兵不增又欲調離其鎮于數百里海外之澎湖是直委而去之豈但如累卵之危乎此時移鎮未行又有協防兵二千足資調遣然外九庄笨港以上盜賊頻聞皆距汛防窎遠巡察不及加以野番出没亦須防閑秋成尚早人心易動種種情形已如抱火復慮協防之兵尚非長久之計恐議者謂臺平無事可以撤回則焦頭爛額將有大不可言者遍者臺地各官多以五日京兆不肯盡心竭力任地

方安危之寄高守不敢思歸又以戰船賠累惟無米之炊是急心灰氣憒以脫然廢棄為幸何能得有餘力整頓地方臺道各縣強忍不敢言貧九營將弁人人有救口不贍之嘆此真孤掌難鳴一事不可為之秋也夫官人于遐荒異域而絕其養廉之資使枵腹為
國家辦事幸時際隆平不過空乏其身脫有一方草動呼應莫靈惟有坐以待斃而已矣鄙意前人官庄宜酌量大小衙門留還少許俾足養廉之用畧加饒裕以備

不虞今悉數歸公使各官窮蹙至此豈所謂地方之福乎

國家四海之富不在區區增益數萬之銀錢一旦有悞封疆即費百萬之錢糧而不足及今檄令開墾如北路林墘埔竹塹埔可闢良田十數萬畝即於此內再創官庄尚可補救將來免生番殺人之患而執事又有劃界避番之說則亦末如之何矣鳳山令不肯植栅為城亦以巧炊藉口某于道府之前痛切言之已許可矣此雖

小事但營縣無遮攔如人家無門戶行道皆得胠篋而去折柳樊圃足禦狂夫未可以為微而忽之也某小才任重時事關心苦無將伯之助非孜孜為地方各官謀口腹身家之計又未知移澎一節雖經提軍入告可得挽回與否目前艱鉅雖黽勉不敢告勞移澎之後天各一方此間治亂情形非某所能逆料矣言詞絮聒繁冗無緒惟執事之急為維持之也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臺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亦可憐甚矣前月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及諸羅縣令北路將弁差委弁員人等先後擒獲劇賊李慶黃潛蘇齊等四十餘人本擬即于軍前竿首藁街以儆無賴道府以地方既平欲行善事效古人死中求生得情哀矜之意備敘供由解回內地聽臬司審擬分别正法某以為非靖亂之道但意在文武和衷不得不委曲從衆竊心疑此閭茅民將有輕視法網謂叛逆可以從寛不妨復嘗試

者兩月以來夜夜不能寐密差弁員四處偵訪果有奸民
鄭仕緯號急燒疎布散訛言招集亡命謀于六月初一
夜竪旗縱火燔文武衙署抄掠市肆是日大雨連宵各
自散逃某聞知捕治併其黨蕭興祖李柯等供認不諱
復會委臺灣令周鍾瑄搜捕鄭仕家窩黨獲其櫧冊會
同道府質訊則冊中開列偽爵人數黨羽數萬人一時
百姓旁觀多有駭愕狀周令恐牽連者衆民心驚惶密
白道府將偽冊當堂焚燬某大敬服其能即令燒去鄭

仕等情罪既確死有餘辜立斃之庭以彰國法以快人心從此匪類廓清諒無復作孽求死者矣但副將徐左柱已經至臺某當遵

旨赴澎湖駐劄既行之後則非所知應否諭令徐副將凡事少加斷決不必拘牽文義以長奸頑則在執事稍假之便宜非某所敢饒舌也

論復設營汛書

臺兵宜增而不宜減營宜增而不宜裁某向者言之再

三不啻賈生慟哭今乃有復舊之日耶

當宁聖明芭桑永鞏可手額相慶賀矣月之初十日接部文總兵仍舊駐臺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併將道標弁兵裁歸鎮轄安設南北二路適中要緊之處十八日復准提軍咨移將道標守備撥歸右營令帶把總一員兵二百四十名駐防岡山道標千總撥歸左營令帶兵一百二十名駐防下加冬水師協營撥千總一員帶兵一百五十名駐防笨港把總一員兵一百二十名駐防

鹽水港可謂佈置極善但某愚見猶願竊有請也岡山雖起亂之所然不如羅漢門要害鄙意欲將守備弁兵安設羅漢內門以扼南中二路之吭上可控制大武壠下可彈壓岡山東可斷賊人巢穴生番出路西可絕猴洞口舊社紅毛寮之退步於形勝甚得阨塞使鳳諸盜賊不能相通往來正合廷議所謂適中要緊之處詢之南路陳參將所見不約而同今提軍欲安頓岡山尚屬治末而未及本之論執事似當細為裁酌之下加冬笨

港鹽水港三處安設至當不易但某愚見尚以臺北地方千里防汛空虛半線鹿子港諸處提軍並未籌及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亦豈可遂置度外將謂協防暫駐之兵可長恃乎鄙意水師既復三營似可徑撥一營在外以為犄角不必蟻聚安平將左營遊擊帶兵船駐劄鹿子港兼顧半線就撥千總把總帶目兵分防笨港鹽水港餘港汛皆仍其舊總自蚊港以上直至淡水營交界皆聽鹿子港遊擊管轄則臺北沿

海一帶可以無憂可以補北路陸營兵力之所不及無千里空虚之患不知執事以為何如耳夫地非親歷未免扣槃疑鐘拘墟一隅遺忘全局非經國安邊之道也水師中營少守備一員則提標前營千總陳啓俸水務熟諳樸誠勤謹堪以補用近護送侍御吳公來臺鹿耳門陡遇惡風斬椗吊舵而入

欽差得以無恙是其見效之一徵同日同到之船不能收入或飄至打狗郎嶠擊碎或飄至山後蛤仔難擊碎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知水師全在諳練不比內地可以茍且也陸營少千總一員把總三員水師少千總二員把總四員臺中裁缺千總多已調回當于內地另行選擇把總則余青周宣張天寶吳得功蘇思維林福林時葉等七弁皆人地相宜堪以補用有益地方可無俟他求耳某踈庸尠識總為海外奠安起見憑臆妄談不必其言之可採惟執事留心區畫則幸甚

與朱絫戎札

邇者北路地方竊刼之盜屢行足下亦曽知之乎大𡋯田朱曉庄方遭其毒令笨港社尾又見告矣僕逺隔百餘里某夜踈失某家亦已訪知甚悉褊衷急性不能袖手旁觀足下身在地方乃故作寛弘大度若為不見不聞也者諒匪類俱必深感厚恩怨鄙人之苛刻也開春未及匝月行刼已十數處十數處大盜未聞獲一不知防是汛者所司何事居汛防之上者所司更何事也足下試一振刷使貴屬備弁以開場放賭之智為搜緝奸

匪之謀地方何患不寧謐乎僕暫留彈壓班師有期五日京兆越俎徒嗤諸君亦以其為過容也而言者唇焦聽者耳聵不思熒熒之火或致炎崑涓涓細流將成巨浸況茲叛亂甫平野心未泯尤當防微杜漸遏蘖初萌既可聚黨數十人操械行刼晏然莫敢過問則由此擴而充之夫亦何事不可為恐我行之後諸君將悔而噬臍無及耳厥復此邦談何容易若復掩耳閉目坐觀其敝諒有人心者斷不出此敢祈足下略飭備弁將十數

處行刼之賊稍緝一二以塞我顧地方之福諸君躬坐而享之於僕無所預焉不然僕亦無如諸君何惟有備叙歴次詳悉咨呈制軍應否用恩用威聽其裁酌而已恃在至愛特此相聞顒望回音曷勝翹切

與林遊戎札

臺北餘孽未淨而足下遽爾思歸僕竊以為舛矣足下欲以北路餘燼諉之本汛文武員弁託為軍士久羈跋涉含嘆怨言等語是將以愚僕耶僕思足下膽略素優

忠勤有志而今乃若此謂協防官兵無地方責任應高坐以遨遊乎抑北路參將舍子他求尚有憤慍未能自釋者故存匠心欲觀其敝也夫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足下身為

朝廷職官自當痹躬報國無分畛域豈可以童孺婦女之見搖軍中吏士之心此僕所大不解者足下以為無與己事則固儼然提標尊貴之員曷不高坐鷺江而必遠泛重洋與僕共事於此即僕統師徂臺臺郡既復可

以振旅回灣而亦必久留彈壓以迄今茲可知此中均有不能自便者也軍士久役僕寧獨非人情但足下北行方十餘日三林竹仔脚兩處大盜未聞足下報獲一賊拔賊一毛較昔人役久不用歴三時而後還相去正自有間足下素能拊循士卒善得軍心何至數日之間輙來含嘆又復敢有怨言將無足下將兵亦有不能十分善馭之處耶僕雖庸劣不才弗克恩施軍士豈忍聽其久役興嗟不為更迭輪換應否一二月為期遣發目

兵前往換防僕胸中自有主宰足下靜而聽之可矣倘足下必恃功固執未忘觖望叅將之心僕亦不敢相強去來悉依尊便茍軍紀而可廢於足下復何尤哉僕知足下婉孌新好妬寵爭憐實在衷情難割但丈夫以身許

國亦難常遂燕私來日正長暫煩忍耐勉之勉之

諭閩粵民人

鄭章毆死賴君奏賴以槐按問抵償聞汝等漳泉百姓

以鄭章兄弟眷屬被殺被辱復仇為義鄉情纏綣共憤其死本鎮豈非漳人豈無桑梓之念道府為民父母豈忍鄭章無辜受屈但賴君奏賴以槐果有殺害鄭章兄弟家屬應告官究償無擅自撲殺之理乃文武衙門未見鄭章片紙告愬而賴家兩命忽遭兇手雖欲以復仇之義相寬不可得已況賴君奏等建立

大清旗號以拒朱一貴諸賊乃

朝廷義民非聚衆為盜者比鄭章擅殺義民律以國法

罪在不赦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愛相親何若無故妄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本鎮每念及此輙為汝等寒心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槩勿論以後不許再分

黨羽再尋仇釁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興讓之風敢有攘奪鬭毆負嵎肆横本鎮執法創懲决不一毫假借其或操戈動衆相攻殺者以謀逆論罪鄉保耆老管事人等一併從重究處汝等縱無良心寧獨不畏刑戮本鎮以殺止殺無非為汝等綏靖地方使各安生樂業速宜凜遵無貽後悔

東征集卷五

東征集卷六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十八重溪在哆囉嘓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里乃一溪曲折繞道跋涉十八重間有一二支流附入非十八條溪水橫流而過也其中為大埔庄土頗寬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崁下北勢楓樹岡等小村落未亂時人烟差盛

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穉其田共三十二甲視内地三百六十餘畝亦據報聞無核實清丈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自諸羅邑治出郭南行二十五里至楓子林皆坦道稍過則為山蹊十里至番子嶺嶺下為一重溪仄逕紆迴連涉十五

重溪則至大埔庄四面大山環繞人跡至此止矣東南有一小路行二十五里至南寮可通大武壠高嶺陡絶由大山峭壁而上壁間鑿小洞可容足如登梯然行者以手攀樹藤足踏洞窩甚險北路山寇捕急每從此遁大武壠通羅漢門阿猴林而為南中二路之患今下加冬署守備李郡奉憲檄塞山蹊掘去足窩斷藤伐樹道阻不可行也夫遏姦宄靖地方在人不在險藤生樹長而後保無有開闢鳥道者亦不可知似當加之經理使

凡茲人民皆有室家田宅之係累即孔道猶重闗耳斯地故逋逃藪深僻宜防範恐或勞我軍過此諸將弁識之

紀虎尾溪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黄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黄河多紅泥翻波其水赤虎尾則粉沙溙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然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須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没其

脛項刻及腹至胸以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起遂滅頂矣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余以辛丑秋初廵斗六門而北將之半線至溪岸稍坐令人馬皆少休已而揚鞭疾馳水半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亦奇景也溪源出水沙連合猫丹㘵㘵之濁流為濁水溪從牛相觸二山間流下北分為東螺溪又南滙阿拔泉之流為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阿里山過竹脚寮山為阿拔泉渡西入于虎尾四溪牽合雜錯而清濁分

明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惟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吾友阮子章詩云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又云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亦可以知諸溪之大槩矣虎尾溪天然劃塹竊謂諸羅以北至此可止宜添設一縣于半線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雞籠山後七八百里歸半線新縣管轄然後北路不至空虛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補不知當局可有同心否跂予望之

紀水沙連

自斗六門沿山入過牛相觸溯濁水溪之源兾日可至水沙連内山山有蠻蠻猫丹等十社控弦千計皆鷙悍未甚馴良王化所敷羈縻勿絶而已水沙連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滙為潭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緑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番繞嶼為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

中為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寛平甚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為屋則社有火災是以不敢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罟罟䍐蟒甲挾弓矢射之須臾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洵不知帝力於何有矣蟒甲番舟名刳獨木為之划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三五人環嶼皆水無陸路出入胥用蟒甲外人欲詣其社必舉

草火以烟起為號則番刺蟒甲以迎不然不能至也嗟乎萬山之内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往來仇池公安足道哉武陵人悞入桃源余曩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遊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人人皆得宴遊焉則不獨余之幸也已水沙連内山産土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云

紀竹塹埔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烟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為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以此視為畏途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横處處病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為溝澮闢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歲增民穀數十萬臺北民生

之大利又無以加于此然地廣無人野番出沒必碁置村落設營汛奠民居而後及農畝當事者往往難之是以至今棄為民害不知此地終不可棄悠悠郡邑之規模當半線淡水之中間又為往來孔道衝要即使半線設縣距竹塹尚二百四十里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流移開墾日增日衆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岔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百里膏腴天地自然之樂利而憚煩棄置為百姓首額

疾蹙之區不知當事者於心安否也有官吏有兵防則民就壑如歸市立致萬家不名自來而番害亦不待驅而自息矣天下無難為之事止難得有心之人竹塹經營中才可辦曽莫肯一為議及聽野番之戕害生民而弗恤豈盡昏有胸無心抑中才亦難得若是乎大抵當路大人未由至此故不能知而至此者雖知而不能言之故也留心經濟之君子當不以余言為河漢夫

紀火山

海山奇聞何所不有吾以耳目之所及為憑其不及者多矣山生火説近荒唐火出自水中尤荒唐之甚者也雖然固有之臺灣火山有二焉皆諸羅縣境内一在半線以北（半線今為彰化縣）猫羅猫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烟夜有光生番所宅人跡莫至吾聞其語而已一在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小山屹然下有石罅流泉滚滚亂石間火出水中無烟而有焰焰騰騰高三四尺晝夜皆然試以草木投其中則烟頓起焰益烈頃刻之間所投皆

為灰燼矣其石黝然堅不可破石旁土俱燃僬其堅亦類石信宇宙之奇觀也於戲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尋常所能測度類如斯已未嘗經目見耳聞自以為予智莫己若直夏蟲不足與語冰耳君子所以嘆學問無窮而致知格物之功又當兼閱歷驗之也

紀荷包嶼

辛丑秋余巡臺北從半線遵海而歸至猴樹港以南平原廣野一望無際忽田間瀦水為湖周可二十里水中

洲渚昂然可容小城郭居民不知幾何家甚愛之問何所輿夫曰荷包嶼大潭也淋雨時鹿仔草大㯺榔坑埔之水注大潭中流出朱曉陂亦與土地公港會大旱不涸捕魚者日百餘人洲中村落即名荷包嶼庄時斜陽向山驅車疾走未暇細為攬勝然心焉數之矣水沙連潭中浮嶼與斯彷彿惜彼在萬山中為番雛所私有不得與百姓同之未若斯之原田膴膴聽民往來耕鑿結廬棲舍於其間而熙熙相樂也余生平有山水癖每當

茂林澗谷奇峰怪石清溪廣湖輙徘徊不忍去慨然有家馬之想而吾鄉山谷幽深崇巒叠嶂甲于天下所不足者河湖耳是以余之樂水更甚於樂山而過杭州則悅西湖過惠州又悅西湖入臺以來則悅水沙連杭州繁華之地惠州亦無曠土水沙連又在番山皆不得遂吾結廬之願如荷包嶼者其庶乎建村落于嶼中四面皆水環水皆田艤舟古樹之陰即在羲皇以上釣魚射獵無所不可奚事逐逐於風塵勞擾間哉所恨千里重

洋僻在海外不得常觀光上國恐子孫渺見寡聞如夜郎之但知自大是則可憂也姑紀之以志不忘焉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

北路擒賊黄來混稱臺灣山後尚有餘孽三千人皆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明知其謬亦遣弁員往視之併記其地里情狀以來雖未可信其確無訛然亦足跡不到之一圖籍也山後有崇爻八社康熙三十四年賴科等招撫歸附原是九社因水輦一社數年前遭疫沒盡今盧無人是以止有八社東跨汪洋大海在

崇山峻嶺之中其間密箐深林巖溪窮谷高峯萬疊道路不通土番分族八社曰蚼椰椰曰斗難曰竹脚宣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武蘭曰機密曰貓丹曰丹朗為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不種桑田其地所產有鹿麖野黍薯芋之屬番人終歲倚賴他無有焉自古以來人跡不到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佩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畧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遂皆

嚮化附阿里山輸餉八社與阿里山社合輸餉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二釐每歲賸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其郡治水程由安平鎮大港出口沿海邊而行喜西北風歷鳳山打狗西溪東港大崑麓加六堂風港郎嶠至沙馬磯頭水道一十二更又向東轉行山背當用南風過蜥卒老佛大紫高蕭馬閒卑南覔山外水道十更復至薄辦社水道三更此皆鳳山縣界也沿海

北向直至崇爻之石門港口水道九更港內溪灘水急須待天清氣朗風平浪靜用土番牽纜上灘入于大溪寓灣而大舟不得達焉於是由山道灣進芝武蘭又三百里至機密又九十里至猫丹五十餘里至丹朗四社熟番共二百四十餘家就歸附納餉者言則近水沙連內山矣至欲往上四社須從原路復出下灘往北駕駛水道二更方至筠椰椰社二十餘里至斗難社又四十餘里至竹脚宣又二十餘里至薄薄社四社熟番共二百三十餘

家其生番散處深谷不受教化者則不得而考矣東北山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水道沿山歴哆囉猴猴始到蛤仔難蛤仔難三十六社與三朝山雞籠相近水道二十一更南路船無有過者惟淡水社船由大雞籠三朝而至云嗟乎天下事非躬親目覩未免揣裔疑鐘今茲所云豈可盡信水道太遠不無虚張但山後險阻情勢大畧不過如此與余平昔所聞十九脗合則姑存其論可也曩者南路擒賊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經遣弁賫檄

往卑南覔諭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土番遍山搜捕並無逸賊及漢人蹤跡惟崇爻八社未至今崇爻以內如此奸匪安得有容身之地乎但臺灣海外巖疆五方雜處雖時際隆平不能保百年無事將來匪類竊處必以山後為避兵之所當局者識之

覆臺變殉難十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土賊朱一貴等倡亂陷沒全臺武職自總兵官以下把總以上死事各員所處之地不同所以死者

亦異臺協水師如副將許雲左營遊擊游崇功此身在水師事起陸路領兵救援鄰境而血戰捐軀者也如中營把總李茂吉則隨許副將救援力戰被執不屈罵賊而死者也如中營千總林文煌右營千總趙奇奉則隨許副將救援在陣戰亡而文煌又與其弟文甲俱亡者也如汀州鎮中營把總石琳則帶領班兵到臺遭亂赴敵而力戰陣亡者也如北路營叅將羅萬倉則鄰境寇來無城可據而血戰捐軀併其妾蔣氏守義自縊者也

如臺鎮總兵官歐陽凱鎮標左營守備胡忠義中營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此倉猝禦敵在陣戰亡而左營千總陳元則先於赤山殺賊力戰身亡者也如南路營守備馬定國把總林富此身在地方變起倉猝而林富則在陣戰亡馬定國則戰敗自刎者也如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則奔至鹿耳門赴海而死者也如南路營叅將苗景龍則身在地方備禦無術倉皇戰敗逃匿萬丹港漁廬三日賊執而殺之者也以上一十六員武勇赴鬬

而死於忠或寇臨境而死於義或事已壞而死於勢惟

苗叅將稍滋口實餘皆捐軀報

國不為茍且偷生有殉封疆無虧臣節職等研訊親屬

証見人等其被害情形月日亦既歷歷有據并據各具

供結前來並非影響傅會應請特疏

題旌分别贈䘏優郵襃𢙈以慰海外幽魂作忠貞義烈

之氣使千秋將士咸知沙場馬革為人生莫大之寵榮

有功世教不淺矣

覆臺變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奉叅解任十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亂賊朱一貴等攻陷臺府鎮協戰死郊坰弁兵膏塗原野奉叅遊擊周應龍張彥賢等以下一十六員有戰敗而逃者有未嘗戰而逃者有病不能戰而逃者有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而逃者所以逃之故不同及其効力立功則一也戰敗而逃為臺鎮右營遊擊周應龍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臺協中營把總李

碩碩之戰在南路赤山被傷奔府府陷不能再戰遂奔
舟自重之戰在南教場敗走海邊遇萬守備哨船救載
國祥帶兵在臺鎮軍前往來督守被賊衝散投奔道船
應龍之戰在岡山捕賊逗留不進及劉二濫縱番兵淫
殺焚掠民不堪命附賊始多賊復號召豎旗環攻南路
營應龍戰敗被傷奔回臺府賊隨之至府亦繼陷遂奔
內地直至泉州其未嘗戰而逃者為臺協水師中營遊
擊張彥賢守備淩進左營守備萬奏平右營遊擊王鼎

守備楊進千總朱明皆身在船中並無打仗見賊陷郡揚帆逃出水師中營千總劉清帶兵三十名緄身伏路右營把總鄭耀自打狗港調回協同劉清伏路皆未赴敵見張彦賢等俱去相率隨之其病不能戰而逃者為水師左營把總陳福右營把總尹成二人皆血疾在先給假醫治及賊陷府不能打仗家丁方清吳麟進仔等扶去舟中跟艅逃入澎湖其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者為水師中營把總牛龍左營把總陳奇通奇通從笨港

汛奉調帶兵船二隻于初三日到鹿耳門則賊已陷府
據安平鎮力不能敵收歸澎湖兵船器械無失牛龍分
防蚊港五月初一日奉調離汛初二日至鹿耳門見府
已陷不敢深入將所領兵船一隻駕回澎湖此十六員
逃澎之大槩也至于隨師征臺効力立功則周應龍張
彥賢王鼎楊進凌進萬奏平王國祥朱明劉清鄭耀李
碩陳奇通陳福尹成等十四員共集覩丁一百八人駕
船二隻于六月十六日隨大軍攻入鹿耳門安平鎮擒

斬賊夥蔡迎陳喜陳平周富曾平楊奎等六名十七十九兩日俱在鯤身打仗二十三日同入臺灣府治二十八日復隨軍往大穆降殺賊牛龍從守備魏大猷許自重從叅將王萬化俱于十六日同入鹿耳門復安平鎮龍持火鏈燒賊船自重擒賊鄭氣十七十九等日俱在鯤身打仗二十一夜復隨大軍由西港仔登岸在蘇厝甲竿寮地方大敗賊衆二十三日同入府治此十六員効力立功之大槩也按其功則十四員同舟同隊同行

同止未嘗有功多功少之異牛許二員亦如一轍焉按其罪則周應龍為重雖有逐隊入臺之功未贖玩寇殃民喪師棄地潛逃之惡而張彥賢王鼎萬奏平凌進楊進朱明等次之六員皆水師將弁其協主許副將力戰至死何以袖手旁觀不交一陣今乃能捨命赴敵共建勳猷何其怯于前而勇于後也則功固有而罪亦不可恕也王國祥許自重戰而不勝劉清鄭耀帶兵僅三十人伏路緄身而未嘗見敵薄乎云爾李碩先戰傷就醫

後乃扶傷偕遁陳福尹成抱病先經數月情似皆有可原至牛龍陳奇通遁逺汛調回在郡陷越日之後赴澎請救則又難以必死責之矣兹皆隨師戮力罔憚勤勞似可仰邀原宥補過論功如牛陳二弁或還其官餘人或待不死是則

聖朝寛大之恩而亦憲臺再造生成之徳非職等所敢擅議者也

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看語

臺灣遭朱一貴之亂全郡陷沒在事武職大小七十餘員或血戰捐軀或逃歸澎湖或顛沛賊中馳驅險難行徑不一除陣亡殉難十六員勘結請旌奉叅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十六員另案審覆尚有坎陷在臺未分黑白如遊擊劉得紫等以下四十一員既巳奉憲行查不可不逐一確勘情形俾無遺漏者也鎮標中營遊擊劉得紫當賊寇披猖血戰用命及力竭被執抗節不移求埋前鎮屍身從容受刃賊亦義而不殺羈禁學宮朱

子祠七日水漿不入口後聞諸賊皆烏合可破乃聽士民勸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師被禁五十餘日堅貞不變可謂疾風之勁草板蕩之忠臣應請特疏題旌以勵千秋志節而况大兵入臺得紫多募丁壯隨師勦平北路大穆降之捷溝尾庄之勞其功亦有足紀者乎鎮標中營守備張成力戰被傷為賊所執中夜自經二次繩斷不得死賊亦憐之聽兵丁林張保釋匿方賦家中五十餘日大師入臺則大穆降溝尾庄二處與有勞焉北

路營千總陳薇把總鄭高則兵敗各帶重傷行遯復能糾合鄉勇攻諸羅于大兵未至之先斬賴元改頭祭羅參將可謂壯矣雖為翁飛虎江國論所敗仍舊退走入山然及王師北指皆隨大軍撫賊曾賢李德則二弁之無受偽可徵也北路營左哨千總龔捷則自八里岔奉調回營中途遇賊四起遁入北投社鼓舞番衆招集難民為兵據守殺賊後又協保半線迎師大肚有押運軍需奔走接濟之勞北路營把總吳德光則兵寡戰敗赴

淡水營請援隨引兵據守南崁復同援淡大師至半線駐防鎮標右營千總馬雲驥則戰敗棄馬夜行晝伏至十八重溪與許輿吳林朋等糾募鄉勇八百人竪

大清旗號據險守隘以待援師復隨大軍在大穆降戰勝則三弁之無受偽而有効力可徵也海壇鎮標左營把總李信則帶領班兵到臺經于四月二十二日換回登舟值賊竊發前鎮檄留軍前血戰遍體重傷雜在死屍之内其妹夫王宋收埋裹去得活大兵入臺三閱月

醫治方愈該弁無汛守地方之責有冒死血刃之戰其無從賊又不問可知也海壇鎮標右營把總陳宋亦帶領班兵到臺戰敗被傷望門投匿欲薙髮為僧因魁偉多髭僧不納避難數家皆有實據鎮標右營把總吳益先從周應龍在南路赤山戰傷奔府府陷為賊所擒迫便服官不受幸與中營劉遊擊同禁朱子祠得不辱後隨師在大穆降殺賊得勝南路營把總張文學身在地方三戰三北為賊所擒亦與中營劉遊擊同在禁中六

日不屈踰牆夜遁往獅子巖為僧大師入臺集義民四百餘人隨軍効力復招回舊兵四百人巡防捜捕鎮標中營把總周應遂在南路赤山戰傷被擒繫縲牛車於春牛埔陣上遇陳宋救回及府陷往黄蘗寺為僧在寺

中密製

大清旗與千總康朝功把總李先春韓勝等謀為内應事洩奔逃後隨師大穆降擊賊及北路安撫客庄鎮標左營把總李先春戰傷被擒不降獸醫魏本忠保之得

繹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後隨軍大穆降殺賊北路中路皆有奔走効勞臺協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戰敗負傷逃匿潛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大師復臺率親丁張紹奔赴紹為賊追殺勝亦被傷入海中路北路皆隨師奔走効勞淡水營俸滿千總何太武先于二月內離營給洛文赴厦因病稽遲及府陷削髮為僧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及投大師亦有奔馳押運之勞北路營把總王有才帶兵守隘為賊所執縛去水窟頭黃趙賴承店中

有私釋其縛者縱使行遯匿大排竹民家鎮標中營把總王道隆左營把總陳雲南路營把總陳有祥皆戰傷避匿民舍及投大師道隆招賊蔡鎮一名與陳雲同在大穆降殺賊有祥奔馳南北路獲賊吳亞一名鎮標右營把總李貞先于三月内嘔血給假醫治及賊陷府伏枕奄奄至今尚病危不起則諸弁之無從賊亦可知也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帶領班兵到臺戰敗被傷雜死屍以免及府陷為賊所擒賂賊兄戴顯得釋入黃

蘗寺為僧與周應遴等謀內應事洩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不死或有言其在戴穆轅門服職審無實據而黃蘗內應之謀則其事甚真果有從賊服職何必為僧即曰戴穆殺後何非戴穆而潛身破柩與死為鄰終隨大師在大穆降殺賊得勝則該弁亦確無受偽而有馳驅効力之據者也鎮標左營把總許陞右營把總黃陞賊至先遁並無接戰及大師平臺大穆降之役皆有與焉鎮標右營千總李由戰敗逃散至六月二

十八日出投大師或有言其從賊服役而李由堅不招承且云有沈堯巫三元可証則蹤跡未可定也道標把總陳喜或有言其在林曹處辦事而該弁則供為林曹所獲僧寂興保之得免則蹤跡未可定也南路營千總阮欽據供亦有戰傷亦無從賊且有擒獲賊首顏子京之功但據該營隊目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月二十七日南路營失陷阮欽並無見陣不知去向至顏子京係衆目兵所獲而千總在府有無從賊百隊不

敢保則阮欽蹤跡未可定也把總李興盛為賊首郭國正所擒據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月二十九日興盛脅從于國正六月二十三日有同百隊將鄭定瑞首級解赴軍前而該弁堅供並未從賊有陳石林堯等保結則蹤跡亦未可定也北路營把總葉旺則兵敗潛匿民家聞陳巖鄭高募兵攻諸羅出與共事旋又失去及投大師招出賊目陳奏凱一名但羅系將家人現在首告其從賊則蹤跡亦未可定也臺協水師左營把

總兵勲據供分防鹿仔港于五月初三日奉檄調帶兵五十名配船三隻初五夜入鹿耳門到安平鎮始知府陷令各兵密埋軍器紅毛城側散匿民家此說殊不可信賊既陷府五日口岸戒嚴豈容夜舟潛入鹿耳復抵安平且既知賊據無故意登岸埋藏軍器之理安平地方淺狹雞犬難藏安得五十名兵皆有親戚窩匿無人知覺或有言其初五晚舟至隙子被擒在賊首黄日昇處六七日而該弁並不實供求工反拙又亦未可遽定

也則李由陳喜阮欽李輿盛及葉旺凃勲等六弁應請
憲臺親訊定奪南路營千總張世德托故先逃遂回内
地至今行提並未到案無從查核經于詳明臺回千總
俸乾事赴藩司取供在案應行司就近勘詳另報鎮標
中營把總王丑並未見敵接戰于五月初一日賫公文
赴鹿耳門望見府陷遂奔澎湖復搭得勝鳥商船逸去
泉州其後隨師効力同入鹿耳安平當與奉叅退澎十
六員一體擬議在周應龍張彥賢之間澎協右營把總

吳良在臺修理戰艦偕賊回澎經前提督訊解督部院軍前尋亦病死南路營把總薛雄已經病故無庸再議北路營守備劉錫因公赴省領餉臺協左營千總董方奉差赴厦接餉中營把總李祐赴厦考驗賊亂時皆不在臺均應于全臺底定事案内確查功績議叙南路營把總魏明賊亂時先已離臺赴考後隨師救援淡水澎協左營千總李耀國在臺修理戰艦府陷回澎後隨師往援淡水把總陳賢四月内護商到臺二十八日奉差

赴澎請援奔馳厦省後隨師往援淡水淡水營把總湯
喬在臺修理戰艦府陷仍回淡水金門鎮標右營千總
劉使帶領班兵赴淡換回至斗罵汛聞賊陷府仍帶班
兵回淡協防均應于遵
旨事案內同淡水官兵一體議叙此四十一員存亡功
罪之大概也除劉錫董方等八員另查功績分報張世
德一弁就近勘詳另擬薛雄吳良已故無庸更議其餘
三十員中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當以劉得紫為

第一而閩關險難力圖恢復之陳嶶鄭高龔捷吳德光馬雲驥等次之李信陳宋張成吳益又次之黃檗之謀事雖不就其志可嘉則周應遂等諸人又次之其餘或觸或免竄迹草澤髮辮完全均無疑議雖內有許陞陳雲李先春韓勝等四弁割辮逃生皆由勢窮力竭混跡躲避實非從賊即李由陳喜等數弁蹤跡未明另請覆訊亦未有受賊要職顯然殺害官兵芟夷民庶不過畏死貪生靦顔喪節應否從寬從嚴統俟憲臺親訊定奪

東征集卷六